武术

盘古王拳代代传

高火花

我最早诞生于一位英雄身上。人们把这位英雄叫盘古，而我只是从这位英雄的行为事迹中衍化而来的一套拳法。普通老百姓叫我盘古拳，武林中人却称我为盘古王拳。

最初发现我的人是南宋末年的一位少年，让我从混沌中走进人世。他不是在少林寺的大雄宝殿发现我的，而是为了收割玉米，在日月同辉的天空中发现的。那天天气晴朗，日月的光芒交相辉映，光芒在一座寺庙前的英雄盘古的雕塑上飞舞。他左手镰刀，右手簸箕，途经庙前，抬头的一瞬发现了我。他举起镰刀和簸箕，粲然一笑，在空中画了个圆。日月的光芒将他照得神采奕奕。

少年将我带到了田间地头，他默默收割玉米。他装下不到10簸箕玉米时，嗒嗒马蹄声传来。一众人马，红边白帽和深青窄袖衫，浩浩荡荡，践踏着他的粮食，嘴里叫嚣着，你们的皇帝跳海而死，天下终究是我们的！

他屏息敛声盯着肆意践踏者，双手早已握拳，骨节分明咔咔作响。我恨！他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然而就在这时，一记马鞭重重地落到他的肩背。我恨！他对自己说，也对最后一个经过他跟前的侵犯者说。他蹲下身子，左手镰刀，右手簸箕，起身，弹跳，飞上侵犯者马背，镰刀刀刃在侵犯者颈处画半圆，下马，簸箕稳稳装着一颗新鲜的头颅。马嗒嗒前进，马背上的无头躯体依旧僵直。马蹄声远去，众人嬉笑声远去。这使他既惊又喜。日月的光芒在他周身飞舞。

后来，他把我带进了扁担，并将扁担做了改良，里面有枪，枪头锋芒锐利。从此，他将扁担改称扁担枪。他还将我带进了耙，又将耙做了改进，柄更重，排丁前面部分尖，下面部分粗，前者可刺，后面可搂。从此，他将耙改称排丁木。再后来，他又把我带进了自制的最满意的器械里，叫乾坤圈，钢铁制作，外面是日，有一圈尖利光芒刀片，里面为弦月，刃处极锋。此日月融合，可刺、可撩、可抹。

他开始长高，头发粗硬，肤色黝黑，肌肉凸起。他带着我在月光下练武，在阳光下比武。后来，他娶了一个生于武术世家的温柔女子。她喜欢他的力量与豪情，他喜欢他的温婉与柔情。不久，他得了一个儿子。儿子在他的教育下，熟练地使用扁担枪、排丁木和乾坤圈。后来，他又接二连三地得到一个又一个儿子。我开始在他的一个又一个儿子身上周游。

他渐渐老了，牙齿老化，咀嚼困难。儿孙们凑到跟前跟他告别，他最后的最后只说，盘古王拳，开天辟地，代代相传！

我和他的子孙们茁壮地成长起来。他的子孙们将我发展为一套拳有十一个部位的拳法。我们虽然经历过沉寂至暗时刻，但依然活了下来。

现在的我，已进入21世纪，带着他传下来的扁担枪、排丁木、乾坤圈等器械，入驻武术学校，也时常去武术基地、中小学校园及世界各地亮相和展示。我也见过不同模样的人，黄头发的人，蓝眼睛的人，黑皮肤的人……

秋天的一个下午，天之苍苍，晴朗无比，日和月的光芒交相辉映。一群六七岁的男孩和十三四岁的少年们在武校的广场上习武，光芒在广场上飞舞。

我知道，这群男孩和少年中肯定有他。他再次变成少年，不认识我没关系，我的心中永远有他。

莲叶何田田 袁春 摄于大白洋桥一村

汉诗

谢家坝 母亲河的臂弯

闻墨

谢家坝，驻守三百年的奇迹
大运河，扭身北去的臂弯
只有站在举世闻名的谢家坝上
才能看懂一河粼粼清波的柔顺

河坝身后，长满茂盛的青翠
坚韧的老榆树，结实的枣树，杨树
花草，以及广袤的田野上
此起彼伏的好庄稼
弧形堤坝，舒展着有力的臂膀
一张偌大的神弓，护佑着运河
也呵护着大美家园

拥有三道弯的谢家坝啊
一道弯，流淌着一道弯的歌唱
一朵浪，簇拥着一朵浪的向往
虽饱经沧桑，却从未改变初衷，信念

想来，江南多情的糯米浆
北方滚烫的沃土，单薄的岩灰
再揉进连镇谢家的大善之心
才混铸成你钢筋铁骨的身板
阻挡和驯服了肆虐汹涌的洪流

七月的蝴蝶，是偏蓝色的
七月的花香，令人陶醉
长出翅膀的河水，虔诚的温柔
一次次扇动着，掀开坝壁上凹凸的印迹
鲜活的水的味道，让你想起
波澜壮阔的如烟往事
枣花腻香的余韵，香甜了
委婉的运河水
东光铁菩萨，连镇谢家坝
无不浸染了岁月里卓尔不凡的神采

在场

倾听露珠

余显斌

于人而言，万物有声，珠露依然，也有声音，轻盈清亮清圆。

露珠最多最大的时候，应该是在春晨，在夏夜，在秋夕。

春日里，尤其是早春，在大运河畔，一早起来，薄雾刚刚散去，太阳从东斜铺下来，如同清新的流水一样，带着一种润泽，一种洁净。这时，旷野中，地面上，一片水汽氤氲，缭缭绕绕的，不停变换着，弥漫着，如一层若有若无的梦，如少女清清淡淡的心思。

此时的草，还是嫩嫩的芽儿，带着透明的鹅黄色，是小小的草针，用唐诗的话来说，遥看一片，走近却无。可是，珠露却是能看得到的，看得分明的。远远的，阳光射下来，一丝一丝的彩线，在晨曦中闪动着，有的甚至还有些刺眼。但是，这些丝线却很美，清亮晶莹。细看去，每一棵草上，都挑着一颗露珠——确实是挑着，就挂在草尖上，圆圆小小的珠子。

草很嫩，很纤弱，看不太清，可每一粒露珠都是草儿的招牌，是草儿生命的呐喊。这一粒粒露珠沾在草尖上，透着一丝翠嫩，一丝水润，仿佛也润进了人的心中，人的灵魂里。心，也像挑了一颗露珠，萌生出一片青嫩的春色，一片勃勃的生机。

春天的美，就是从露珠润心的那一刻起，悄悄漫上心头的，也漫上灵魂的。

夏夜的露，可能会大一点，可能会更清亮一点儿，明洁一点儿。如果说，春露如细米之珠，夏夜之露，则犹如碎钻，嘀哆嘀哆，一片清明，一片圆润，一片晶莹。尤其被月光照着，更加明了，一晃一晃地闪着光。

乡村的夜是寂静的，是温馨的，是干净的。到了夏夜，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单衣一袭，静静悄悄地走着，虫鸣声一声一声，在这儿响起，在那儿响起，有的悠长，有的短促，仿佛带着丝丝光线一般。

在竹林边悄然地站立着，这时，就有珠露之声从竹叶间滑落，又碰在另一片竹叶上，哆地一声，又哆地一声，珠玉盈耳，珠圆玉润。孟浩然说，“竹露滴清响”，是深得其味的。这声音，在都市是听不见的，在扰攘中是听不见的，在喧哗中也是听不见的。当然，一颗烦乱的心，更是听不见的。

有珠露之声入心，心就清亮，就不会为物欲所困，不会为烦恼所困，也不会为得失所困。

秋之夕，秋虫声响起，则和夜露声没啥区别了。唐诗里道，“冷露无声湿桂花”，秋天的露怎能无声呢？一个人独坐在桂花树下，花香盈身，盈袖，盈心；秋虫声盈耳，在草丛中叫着，在花树下叫着，在台阶下叫着。

露珠浮起，无声地打湿了秋草，也润湿了虫鸣。这时的虫鸣，潮潮的，润润的，和露珠已没什么区别了。人站在月光下，一时分不出哪里是虫鸣声，哪里是珠露声。

虫鸣如露，是多么贴切的比喻啊。

能说出这个比喻的人的心里，也一定是平静的，是透明的，也一定有一片虫鸣在叫，有一片珠露在零落吧。

珠露，润泽了一颗心；珠露，同样润泽了一个人。在尘世中，有珠露在心，对珠露感恩，灵魂就有一盏指路的灯，有一条回归良心的路。

倾听珠露之声，倾听良心的鸣唱。

汉诗

丈量大运河

小小崔

走过山川，走过沟谷，走过平原
走过清晰，走过迷离
我用意念　丈量
大运河起伏的身躯

从春秋战国　到唐宋元明清
一路辛酸血泪　满腔劳顿委屈
这里有妈妈对儿子的嘱托牵挂
这里有妻子对丈夫的思念痴迷

一锹一镐一砂一石
血脉沟通斗转星移
绵延万里的长城
保家卫国，戍边御敌
纵贯千里的运河啊
润泽九州，南北情系

运来军备，运来民需
运来朋友，运来亲戚
运来文化，运来技艺
运来陌生，运来新奇

承载　北方的彪悍
彰显　南国的旖旎
折射　历史的沧桑
辉映　时代的飞驰

我跳进大运河尽情畅游
任时空的大手轻轻抚摸翻卷的思绪
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心窝里涌出一行行诗句
大运河奏出一阙波澜壮阔的交响曲
而我，就是那支
悠扬婉转　如泣如诉的
长笛

汉诗

不朽的遗址

梁红满

冗长，厚重
每一处遗址，都掩藏着
一段不朽的历史，比如
谢家坝、霞口渡口
它们如煊动的彩绸，抚摸
温润，有体温

丝滑的躯体在门前蜿蜒流过
反复咀嚼，反复翻阅
每一寸肌肤，芬芳着重生

遗忘，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牢记，未画完的釉彩画
过夜的藤条，被风牵扯着

看见的斑驳，看不见曾经的
繁华，还有许多许多的故事
记载在册，岸上的碑
驮着沉重的史书，慢慢攀爬

河水飞溅成花朵，叶子落地成冢
憔悴的运河，脸上雕刻岁月的
风霜，低垂着，垂垂老矣的身子
微抬头，隐藏着骨折的疼痛

黎明低矮，冉冉升起的火
在运河里泛舟，秋水凝固
水下的淤泥摇晃着宁静
遗址上坚固的木桩，打量着
一群群陌生来访的客

历史趋于平淡，繁华的外衣
一件件脱掉

对面的渔火，演变成
峭壁的巨舌，正如麦粒中行走的三叔
一年一年复述着遗址的传说

最亮的灯，绕过黑夜的起伏
细数月亮落下的碎屑，母亲坐在岸边
微笑着。晚霞轻轻地唱着歌
我弹起木吉他……

人间

会唱歌的河

张国中

一艘小小的客船，自北向南欸乃而来。船上的人叫周茂源，他一缕花白的胡须，站在甲板上，放眼四望。这是南运河泊头段，也是他一路见到最美的一段风景。这段运河美连着美，美喊着美，美爱着美，美生出美，让他非常心动。运河的上空，也是美的。吉祥的白云，在运河上面飘着、飘着，每遇见一条波浪，就会多出一大片蔚蓝。那蔚蓝，仿佛用运河的水洗了，是迷人的碧，醉人的蓝。

运河是一条会唱歌的河。河里那一朵朵浪花都会唱歌，而飞鸟的身段刚好适合舞蹈，飞鸟伴运河而舞，运河伴飞鸟而歌。绿水装满运河，河水拍打着堤岸。岸上的柳树、杨树，整齐旺盛，随着斜斜的南风模仿起运河的歌声：唰唰，唰唰；哗哗，哗哗。河水与树的共鸣，惊起一只只水鸟，忽闪着翅膀，飞到更远的地方。

刚刚被罢官的他乘船南下回乡。他让船家泊船，决定寻个岸边旅店住一晚，以便欣赏一下这段迷人的风景，也让这运河之美，洗去自己心中的块垒。远远地看到夕阳里，一缕缕淡淡的炊烟在树冠上盘旋袅绕，原来，堤岸的下面竟藏有几户人家。柴扉老旧，窗牖沧桑，檐下挂着各样农具，山墙露出斑驳苔藓。一眼看去，很有点“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韵致。

远处的田野里，能看到那一片片碧绿的苜蓿，开满了紫色的、蓝色的苜蓿花。村前池塘里，白毛浮于绿水，红掌竞拨清波。桃树之巅，有雄鸡引吭；篱笆小院，有犬寐其中。篱笆上，已被花花草草缠满。运河里又有客船驶过，隐隐地能听到船上的人吟诗弹筑之声。多么美好的一幕。他虽然已被罢官，但他还是诗人，他的心又动了一下。

一位青年女子，从身边走过来。他自觉地退后一步。夕阳下，他发现这个女子端着洗衣木盆。她虽然穿得破烂，但身段苗条，仿佛岸边的秀柳。女子轻轻走到河边，他居然听到了她隐隐的啜泣声。他心中一震：这个年轻女子怎么了？她是遇到了什么难过的事吗？然而，男女授受不亲，他没有上前问，倒勾起自己的一些感慨来。想自己当年中了进士，走上了官场之途。然而，多年的官场生涯，虽然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但因为被奸臣构陷，也没有逃脱被皇帝罢官的厄运。想到此，不禁悲愤交加，暗忖：自己和一个弃妇有何区别！

他唤了书童，一起走下堤岸，刚才的一幕还在眼前。正值日落时分。夕阳的余晖下，运河显得那么秀美。运河两岸万家灯火，一排排古朴的房屋，被昏黄的灯光勾勒出清晰的轮廓。古老的泊镇码头，就像天上的彩虹屹立在运河上。放眼望去，这些灯光就像一朵朵金花、一颗颗星星，照亮着运河两岸的夜空。远处的小村，在灯光和月光的照耀下，朦胧中透着几层黛色，蜿蜒起伏。近处，岸柳枝条婆娑，跳动的波光映出它们美丽的倒影。整个景色，犹如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令人神往，浮想联翩，给夜色的运河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客船夜泊泊镇，他夜里听得到运河的涛声。这涛声在梦境里化成一首首浪波里的歌，滋润着他的诗心，荡涤着他胸中的块垒。翌日早上，他让书童研墨铺纸，稍作思考，便奋笔疾书，一首《次泊头》的小诗诞生了：“卫水东连渤海涯，萦回如带客程赊。孤舟击汰惊寒雁，野戍悬灯急暮笳。地有新田栽苜蓿，人无故老种桃花。津头涕泪谁家妇，华鬘双垂独浣纱。”

几百年过去了，这首诗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有大运河畔的美好风光，还有周茂源心中的千千结。这个结，不知让运河的歌声荡涤掉了吗？

行走

临清半日行

白世国

临清与沧州同是大运河上的重要城市，皆以运河文化的典型遗存和重要载体而闻名。新年元旦，我途经临清，用半天的时间寻访经岁月淘洗的历史痕迹，感受运河文化。

自西向东，沿北环路驶过运河大桥。桥北几里许，一座青黄色的砖塔如撑天巨柱直耸云霄。这是临清是地标——舍利塔。周遭是广阔的河滩，更显古塔巍峨。近塔驻车，听闻塔铃叮当作响，脚步更紧。九层的舍利塔为密檐阁楼式，沧桑古朴，塔顶为将军盔状貌，平增几分雄武色彩。绕塔仰面细观，塔身各层八面辟有卷拱门，塔檐、斗拱层层叠叠。塔身斑驳，历经四百余年风雨，神韵不减。

站在塔旁，眺望运河，河水已经结冰，如银色的长龙蜿蜒远去。遥想千百年来，大运河带动了沿途无数城镇的商贸繁华。明代以后，偏于鲁西北的临清凭借漕运兴盛而迅速崛起，成为当时中国三十个大城市之一，商贸繁华，堪比苏杭。至晚清，随着海运及铁路运输的兴起，临清区位优势尽失，日趋衰落。现为聊城市所辖的县级市，令人叹息。

离开舍利塔，沿桃园街前往洪家寺。街上杂货铺子不少，但人影稀落。街旁胡同里民居低矮、陈旧，时光似乎凝固在三四十年前。曾经的富庶繁华落入街头巷尾与寻常百姓家。洪家寺位于路西，是全国著名的清真古寺，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绿色的琉璃瓦层层叠叠，如运河水波。几株古柏伴着古寺，聆听尘世风雨。洪家寺的正殿是礼拜堂，徽式风格，朴素中透着华贵。雕花门虚掩着，我轻轻进殿，殿内格外宽敞，能容纳七八百人聚礼。弥足珍贵的是拱门两面墙体上保留着明代的羊毛绒壁画，花卉、松柏等图案鲜活如初，为国家瑰宝。附近还有穆斯林的东寺、女寺，可见伊斯兰文化在临清的兴盛。这一点上，临清与沧州很相似，这和回族人善经商、喜好定居繁华之地的社会背景有关。

临清不单有宝塔、古寺，更有鳌头矶。元运河与明运河在此交汇，人们叠石为坝，状如鳌头，名鳌头矶。彼时，鳌头矶是临清最富庶之地。现存的明代鳌头矶建筑群，东楼名观音阁，南楼名登瀛楼，西殿是吕祖堂，北殿是李公祠，整个院落幽静肃穆。登临二楼，俯瞰街巷，行人三三两两，不疾不徐，神情淡然，这是繁华过后复归宁静的慢生活吧。

沿着运河一直走，月径桥、问津桥、会通桥三座古桥横跨运河，这些历史遗存犹如一个个印章，同运河水一道渗透到这片古老的沃土中。附近还有运河钞关，碑刻介绍，明万历年间，临清钞关税收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税收占全国税收近四分之一。临清昔日之繁荣，可窥一斑。临清的发展犹如人生，有起伏涨落，无论如何，要保持淡然之心，进取的脚步不能停歇。本欲前往临清闸、龙潭寺，怎奈斜阳西下，遂放弃念头。

临清没落了，幸有古迹遗留至今，熠熠生辉，吸引我等来此寻访曾经的熙攘纷繁。同为运河城市的沧州以地处环渤海经济圈和京津冀都市圈的区位优势，经济繁荣，百业兴旺。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沧州更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做好保护好和利用的文章，让运河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擦亮大运河这张“世界文化名片”。